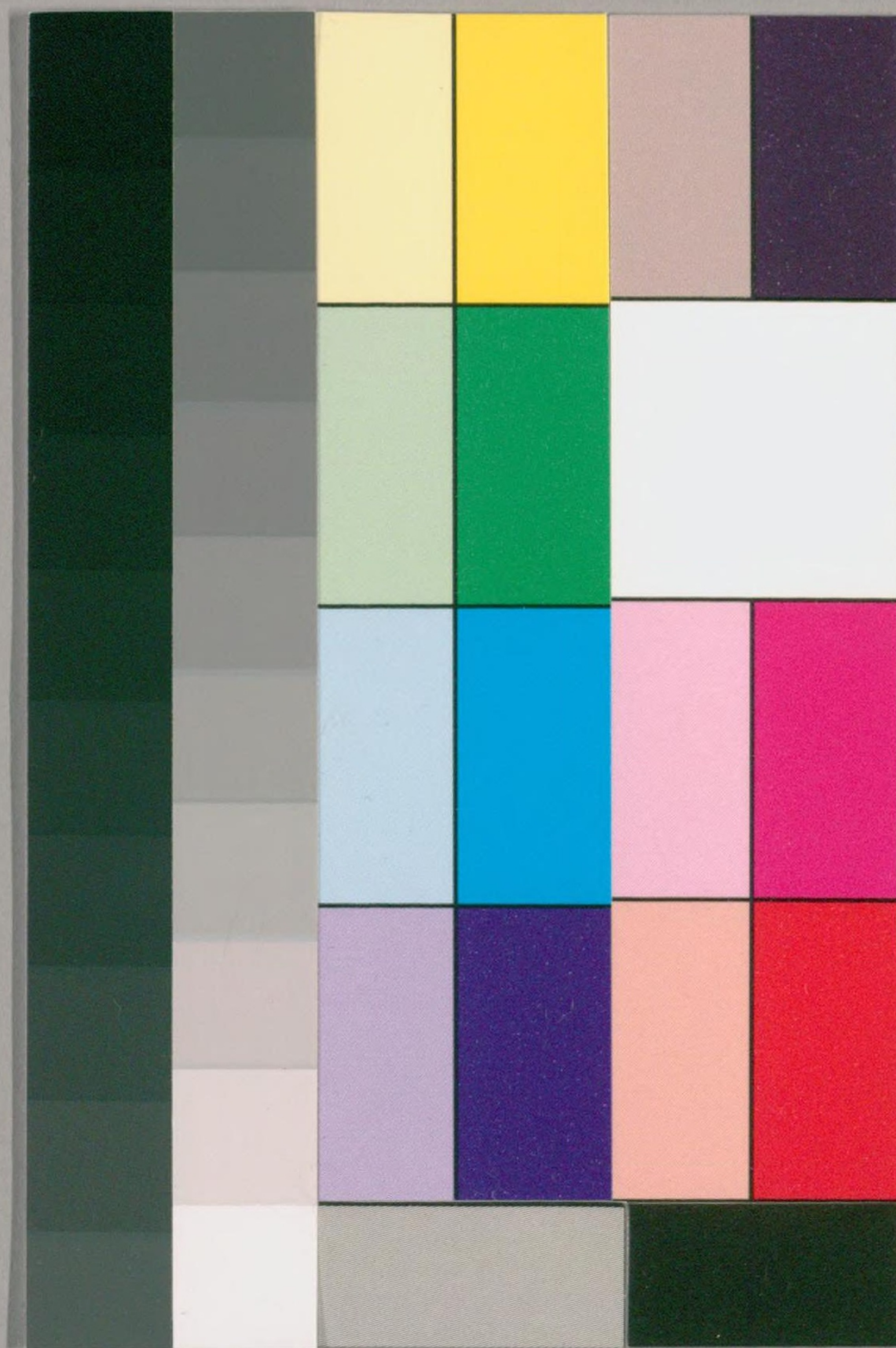


855
11
5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熱河日記』 請求記号 855-56

ガラス使用

七十一



855-56

熱河日記目錄八

避暑錄



熱河日記卷之十四

避暑錄

潘南朴趾源美齋 著

避暑錄者余遊避暑山莊所錄也熱河有三十六景
康熙逐景置殿閣一曰烟波致爽一曰芝迳雲隄一
曰無暑清涼一曰延薰山館一曰水芳岩秀一曰萬
壑松風一曰松鶴清越一曰雲山勝地一曰四面雲
山一曰北枕雙峯一曰西嶺晨霞一曰錘峯落照一
曰南山積雪一曰梨花伴月一曰曲水荷香一曰風
泉清聽一曰濠濮間想一曰天宇咸暢一曰暖溜暄
波一曰泉源石壁一曰青楓綠嶼一曰鶯轉喬木一

曰香遠益清一日金蓮暎日一日遠近泉拜一日雲
帆月舫一日芳渚臨流一日雲容水態一日澄泉遠
石一日澄波置翠一日石磯觀魚一日鏡水雲岑一
曰雙湖夾鏡一日長虹飲練一日甫田叢樾一日水
流雲在統名所居曰避暑山莊康熙自為記曰金山
發脉暖流分泉雲壑潄泓石潭青靄境廣草肥無傷
田廡之害風清夏爽宜人調養之方朕數巡江干深
知南方之秀麗兩幸泰隴蓋明西土之殫陳北過龍
沙東遊長白山川人物亦不能盡述皆吾之所不取
惟茲熱河道近神京地闊荒野度高平遠近之差開

自然峰峴之勢依松為齋引水在亭皆非人力之所
能借芳甸而為助無刻楮丹楹之費喜林泉抱素之
懷文禽戲綠水而不避麋鹿映夕陽而成羣鶯飛魚
躍從天性之高下遠色紫氛開韶景之低仰此居避
暑山莊之槩也康熙五年六月下旬所書則康熙晚
節多在熱河也時方仲秋而塞北暑氣猶蒸常著白
苧單衫而向午揮汗每遊覽之暇移椅齋外大槐樹
下以清暑三官所得輒為錄之名之曰避暑錄
奇麗川蒲人也性驕傲顯有貌觀丹竈山之色亭山
佯若不知容辭謙下丹長奇二十餘歲位亦差高而

漢人既為羈旅之蹤則勢所使然麗川所居與余所
寓對戶余欲往晤亭山則必經奇戶故必先歷奇戶
不辭余意必從余而至頃吏起去告以他往奇笑而
背持曰尹公之他尹公亦嘗背評曰鳩眼未化蕭漢
仇疾類此麗川常潛謂曰有一山東布司苦乏廉鮮
常出一對榜之衙門曰視民若子立法如山夜有續
其下曰牛羊父母倉廩父母恭為子職而已矣寶歲
興為貨財殖焉此豈山之性也哉意似指尹余偶一
問尹曰公曾益山東布司否尹公曰然及還中原談
次問識奇則皆掉頭馮秉健奮然曰士大夫安知輕

子問亭山何如人皆欣然曰樂天一流人

光被四表牌樓南衙第二門首董氏宅有一門雙
清扁額康熙御筆又有今皇帝御筆門額兩世三孝
乃口外民家而天子前後駐蹕者三云康熙遊浙時
召見山陰耆民王錫元等兄弟五人黃髮兒齒相扶
相將賜宴于行宮長次同貽時年八十次七十八次
七十六次七十五五人年共計三百八十九五人子
若孫共計四十五人各賜緞錦御筆扁額一門仁瑞
王太子賜聯五枝錦樹榮今代百秩仙萐華一門可
見近世旌淑表異之務過前代

北鎮廟庭古松皇帝自畫刻烏石坎置巖腹巖高僅
丈餘明時名翠雲屏今皇帝又踰補天石題詩西傍
曰鎮廟門西似蓋松半存枯幹半龍蔥疑身如見抱
朴子圖貌慙非陳所翁立下忽疑晴與雨現前可悟
色芳空何當六月其根坐讀疏佗聽謏風署乾隆
宸翰甲戌東巡親祀北鎮禮成周覽廟中有古松已
枯其半槎枒如鉄石東幹杳然蒼翠竒致夭矯因立
樹下寫為是箇九月廿四御筆印天地為師皇帝書
函俱工石傍又有三漢人金鶴詩時登鑿巫閭山頭
雲含滄桑望稟收石髮岩衣嫌跡擾鳥啼蟬噪帶人

幽凌空樹古龍飛去傍地花新鳳壘留斗星惟神天
一柱億年萬記庇皇秋署味公筆力甚拙或謂東人
金鶴而殊不識遠東人亦稱三韓也顧亭林斥官啣
地名借用古踰然亦多效之者且其詩雖非工亦非
東人口氣

蘭亭軒許氏詩載列朝詩集及明詩綜或名或踰俱
以景樊載錄余嘗著清脾錄序詳辨之懋官之在燕
以示祝翰林德麟唐郎中樂宇潘舍人庭筠三人者
輪讀贊許云及余在此論詩綜闕謬因及許氏尹公
曰尤悔菴侗外國竹枝詞首著貴國其曰楊花渡口

杏花紅八道歌謠東國風最憶飛瓊女道士上梁曾
到廣寒宮註云閨秀許景樊後為女道士嘗作廣寒
宮白玉樓上梁文余詳辨其景樊之誣尹奇兩公俱
為分錄收藏中州名士當又以此事為一番著書之
資大約閨中吟咏本非美事而以外國一女子芳播
中州可謂顯矣然吾東婦人未嘗以名與字見於本
國則蘭雪之號一猶過矣况乃認名景樊在在見錄
千載難洗可不為有才思閨彥之炯鑑也哉
諸幻中酒石最要若真有是石當為天下絕寶世傳
皇明天啓中倭攻琉球虜其王琉球太子載其國中

世寶將以贖父舟漂到濟州牧使某問舟中有何物
太子以酒泉石湯山帳對酒泉石形如瑪瑙中窠容
一盞以清水盥之即變為美酒漫山帳以海蛛絲染
藥結造小張則可覆一屋大張可愛一山小而蚊蠅大
而蛇虺莫能入牧使請之不許則遂發卒圍船太子
以石帳投之海中牧使盡籍船中所載遂殺太子太
子臨死詠詩曰堯語難分桀服身臨刑何暇訴蒼昊
三良臨坑誰能贖二子乘舟賊不仁骨暴沙場纏有
草魄故故國吊無親竹西樓下滔口水遺恨分明咽
萬春此載李重燠擇里志牧使遭臺叅滅死長流云



余常疑此近齊東使此果真也牧使之罪雖肆市難
贖其子孫如何長享富貴琉球中山王尚寧屢以書
幣通付年至使甲申以後不復通問惜今行未遇海
外諸使以昨所見幻戲酒石觀之則琉球酒石亦似
幻術以閩人王三實所言海蛛網虎為真則漫山帳
理或無怪

熱河酒樓繁華不減皇京壁上多名人書畫流霞亭題
功名富貴兩忘羊且盡生前酒一觴多種好花三百
本短籬風雨四時香又飲翠裘樓壁間所題墨痕猶
濕類于般中阿克敦筆問諸酒傭知此書主名否對

曰俄有一客寫揚綫去不知書者姓名其詩致主初
心陋漢唐暮年身計落農桑草烟牛迹西郊路又卧
旗亭送夕陽兩詩不知何代誰作而臨風一咏令人
感慨俱書扇面故問尹亭山則俱以名對而余又忘
之

尹卿問高麗朴寅亮於公為何余曰猶毛遂之與毛
聃僕是土姓分為八望貫係各異不相為族亦不敢
慟哭汾陽尹卿曰康熙中有朴雷字鳴夏朝鮮人今
大清中外一家俱無青唇之嫌余問何為青唇之嫌
也尹卿曰宋元豐中高麗使至明州象山尉張中以

詩送之朴寅亮荅序有曰花面艷吹愧隣婦青唇之
動桑間陋曲續野人白雪之音有司刻中小官不當
私交外藝神宗問左右青唇何事皆莫能對乃問趙
元老元老對曰太平廣記有睹隣夫見婦吹火為詩
云吹火來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裡面恰似霧中
花其妻告其夫曰君豈不能學耶夫曰君亦吹火我
當效之夫乃為詩云吹火青唇動添薪墨腕斜遙看
烟裏面恰似鳩繁茶此出王闢之澠水燕談錄云
余謂郝志亭曰將軍雖從子馬出身掌故甚嫻筆翰
流麗雖宿學者儒當鮮與儔不審中州武將必須文

雅學問優長否抑亦將軍故是儒家淵源乃效定遠
勒銘否志亭曰家世農家幸際聖代然隨陸絳灌之
恨其來久矣如成者則所謂車載斗量易足道哉如
今太學士阿公桂如近古太學士舒公赫德皆能文
致太平武遏亂略富貴壽福則汾陽西平勤勞勲烈
則裴晉文潞不如是未可以做文未可以做武如今
四藝實厭風采清謚如成者可謂一介腐武三十年
來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為
家貧賣宝刀臂健尚嫌方力軟眼明猶識陳雲高堂
前昨夜秋風起羞靚盤花舊戰袍此曹翰作讀其詩

想見其據鞍顧眄自古儒將如孫武吳起廉頗樂毅
王翦趙充國班超沈慶之韓世忠皆致大耄余笑曰
沈慶之目不識字何謂儒將志亭亦笑曰沈公云耕
當問奴織當問婢當時已許其學問戚南宮尤工於
詩畫角舞傳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邊酒不
成醉落葉故鴻無數來但使元云戈銷殺氣未妨白
髮老邊才勒名峯上吾誰共故李將軍舞劍臺其將
才可及詩才不可及清寂韓玄故凡
玄皆借元用之
夕登豐潤城有一美髯長者前揖自言姓名林皋浙
江人求聞余姓名且驚且喜曰君豈非楚亭族親乎

余亦驚喜問君何以知楚亭林皋曰前年朴楚亭與
同國李炯菴共登文昌樓因宿同郡胡迥恒指城底
一門曰這是胡宅壁上有楚亭筆遂同卞季涇鄭進
士珏入其中堂日已昏黑主人為張四燈照壁一讀
乃余家典洞時炯菴在余作也次瀟秋令樹花知任
忘暄涼做白痴壁靜萬虫勤自護簾虛一鳥憎相窺
拋他錢癖如將况呼我書淫故不辭好事中州空艷
羨堯峯文筆阮亭詩聯白鷺紙二幅筆態流動一字
恰如兩掌大先是吾輩談說中原空費艷羨數年之
間取次一遊又况萬里異鄉如逢故人一面哉

琉璃殿中六一齋初遇俞黃圃世琦字式韓目清眉
秀疑其為潘庭筠李諫元祝德徭郭執桓諸名士也
此諸人者有先余交遊者故名芥牙頰若數鬚眉及
與俞筆語之際為寫柳惠風送其叔父殫素詩佳菊
哀蘭暎使車澹雲微雨九秋餘欲將片語傳中土池
北何人更著書黃圃問池北何人是誰余曰此用阮
亭著池北隅談載敝邦金清陰事也黃圃曰感舊集
中有韓尚憲字叔度余曰是也澹雲微雨小姑祠佳
菊哀蘭八月時是清陰佳阮亭論詩絕句澹雲輕雨
小姑祠菊秀菊衰八月時記得朝鮮使臣語果然東

國解群詩惠風此作做阮亭也黃圃曰惠風詩未易
得果然東國解群詩也願聞其他作余又寫看書淚
下染千秋臨水騷人無限愁礪士編詩嫌草上芴青
全集若為求黃圃握手筆指笏青全集曰有禁鉄君
祖系貴國人余問緣何有禁黃圃不卷有箇詩人郭
執桓澹園聯唱遍東韓至今三載無消息汾水悠々
入夢寒黃圃批之問郭是何地詩人余曰郭是太原
人問師東望揚維棟何如人對皆不知問書肆中有
新刻繪群園集否卷首有師揚兩序亦有僕序黃圃
即書繪群園集四字送人文粹堂書肆求之還言無

有余問足下知潘庭筠學士否黃圃曰未嘗謹契余
又問潘宅在宗人府間壁僕來時有言先尋宗人府
歷大門右轉其間壁乃潘宅云宗人府去此多小路
黃圃問足下當知禮部有一客入座即曰不必尋宗
人府潘宅離此不遠楊梅書街段氏白膏藥舖對門
便是潘寓黃圃與客云、即曰去歲秋間潘移寓於
此先生緣誰識他余曰敝邦洪大容乾隆丙戌隨貢
使入都遇潘其後繼有相交者僕雖未見神情默契
潘工書函嘗自寫桃柳題詩贈洪曰吾家西子湖邊
樹淺碧深紅二月時如此江南故不得輕塵如粉夢

如絲黃圃大加墨圈曰願聞貴友洪秀才佳句余曰
未曾有記惠風送彈素詩淺碧深紅二月時輕塵如
粉夢如絲杭州琴子潘香祖可憐佳句似南施吾東
艷慕中州名士如此黃圃復圈之曰潘誠名士然惠
風亦自大佳黃圃即收其紙納懷中曰僕方錄毬堂
詩話幸得一段佳話同出門分袂黃圃持示曰此去
楊梅書街路也段舖牌畫大魚者是也
姜女廟在山海關外所謂望夫石也王建詩望夫處
江悠悠化為石不回頭山頭日風化雨行人啟來
石應語世多望夫石一在太平一在武昌王建所咏

非此石也今有行宮壯麗不減北鎮廟果親王金宇
柱聯振古名蹟乾隆八年十月皇帝題詩刻石曰涼
風頽樹吼斜陽尚作悲聲吊乃即千古無心誇節義
一身有死為綱常由來此日補姜女盡道當年哭杞
梁長見秉彝公懿好訛傳是處也何妨石傍有小亭
曰振衣亭大抵今清家世名筆而果親王尤善似勝
於米元章

從使者入中國須有稱號譯官稱三軍官稱裨將
閑遊如余者稱伴當國言蘇魚稱飯當飯與伴音同
既渡鴨綠江則所謂伴當銀頂翠羽短袂輕裝道傍

觀者指點輒稱蝦不識為何稱蝦而蓋似是武夫之
別號也所過村坊小兒羣聚齊呼哥吾里來哥吾里
來或隨馬尾爭唱聒噪哥吾里來者高麗來也余笑
謂同行曰乃復三魚諸人問何謂三魚余曰在道稱
伴當是蘇魚也渡江以來稱蝦二亦魚族也胡兒羣
呼哥吾里是洪魚也人皆大笑曰於馬上口誦曰翠
翎銀頂三字鏃千里遼陽逐使車一入中州三度蹄
齧生從古學虫魚高麗本從高句驪立號去句首馬
為山高水麗曰高麗則千字文中金生麗水之麗當
屬去聲而中國人呼為平聲隋唐時高句麗皆呼高

麗高麗之跡其來久矣李懋官嘗言高句麗始見漢書地理志而其先為金蛙東國方言稱蛙曰皆句麗又曰王摩白驪古人質直以君名為國號而乃冒其姓為高句驪此雖一時詼語而頗有理致外國方言類多有拜無字中國人譯其音而字之如呼銀為蒙古以好金為爰新覓羅呼壯士為曳落河者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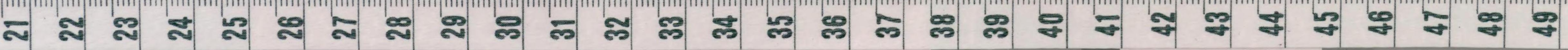
山西人郭執桓字封圭又字勤庭号曰半迈又号東山亦稱繪群園乾隆丙寅生能詩工書西家素封宅枕虎山門當蘆泉其父泰峯字青嶺号錦衲誥授中憲大夫例晉資政大夫錦衲日與沈德潛賈谷澤諸

名流唱酬其中封圭嘗介其同郡鄧文軒師閔要澹園八詠于東國名士澹園錦衲所居蓋為其父壽傳也余為題紅蕉綠石出東牆一樹梧桐窈窕堂傲骨平生迎送嬾丈人惟拜暮山光右來清閣南陀竟日影婆娑耐可呼吾亦嗅他衣綴微風鳥鷺去不禁撩亂百東坡右鑑影池已觀微白曼端依欲辨藏神掩兩扉獨有暗香侵夢冷羅浮明月弄輝右素心居松檠深、也字欄垂羅歌石翠相攢一任盡舫風吹去盡夜寒拜馮作灘右松蔭亭啞輕堪醒醉魏花天裏行空翠鬢髮採藥將尋劉阮去路迷廉閃赤城霞

右飛霞樓

花似將收強挽賓囑他風雨反逢嗔自從
洞裡修瓶史三百六句都是春右留春洞玉塵清霄
獨上臺杞棚霜落鴈流哀一聲劃裂秋雲盡萬里瑤
空皓月來右哺月臺花藥夫人初入宮含羞將語臉
先紅鸚哥舍利元非妙誰識難阿悟道功右語花軒
封圭寄其所著繪群園集刻本一卷請余序之觀其
集清虛灑脫類不食者自弱冠時藉父緒業招延海
內詞客為文酒之會楊維棟盧秉純之徒皆為序其
懷肆門西亭曰香散花殘小院秋西亭簷角月如鉤
北來一鴈橫空碧影下東南入海流其題表輝山水

小幅曰蟹舍漁灣水色明煙條露葉半陰晴雲間天
際孤帆遠寂寞斜陽一鴈群其有感曰濠梁月色照
清秋夕繞淮南蘆菰洲雨暗楚原連浦靜風催古水
雜江流孤舟無倚乾坤濶隻影空持雲水浮最是蕭
條極目處迢迢萬里使人愁余嘗偁伴於金鰲玉鍊
之間而兩村李調元秋序潘庭筠芷塘祝德猗諸名
流庶幾可遇然郭氏執桓沒已六年矣聞執桓死於
云繪群集當有更刻之本而求之廠中竟未得可恨
可恨
尹卿出黑紙小箋函竹石乳金書綠竹贍君子卷阿



矢德音揮麾開便面握手得同心下方書尹嘉銓題
時年七十

明詩宗載余五世祖錦陽君大同館題壁一絕高句
驪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遼惆悵乙支文德死國
亡非為後庭花高句驪起非在鴻嘉乃漢元帝建昭
二年成帝鴻嘉三年百濟太祖高溫祚都稷山先祖
偶失點檢而俞式韓球堂錄引日知錄用東史所證
書大傳以辨此時鴻嘉之誤中州之士勤於考據辨
析以為博雅類多如是

長洲尤侗悔菴著外國竹枝詞首以我國其下百餘

國民謠土產著其大槩而觀其所述朝鮮事備多件
謬况四海外萬里之遠而無文字可以通其土俗哉
其撰朝鮮曰高句驪降下句驪未若朝鮮古號宜干
里王京陳百戲漢城猶見漢官儀註云古朝鮮並
入高句驪隋征之不服貶為下句驪明洪武中入
貢奉詔更踰朝鮮以漢城為王京每詔使至雜陳
百戲又曰長衫廣袖折風巾礪紙狼豪漢字真自序
世家傳國遠尚書篇內九疇人又小兒八歲踰黃昌
舞鈞能誅百濟王更唱嘉排會蘓曲朝來蠶績已盈
筐註云新羅國黃唱即八歲為王往百濟舞鈞于市

王召入宮令舞因刺之七月望日王使王女率六部
女子績於廣庭八月望日乃考其功負者設酒相與
歌舞謂之嘉排一女起舞為會蘇之曲後朝鮮破新
羅擬為黃昌會蘇二曲奇麗川出昭代叢書拈此相
示余謂尹亨山曰降蹄下句驪乃王莽事也尹曰然
余曰自序世家句極謬箕氏朝鮮為衛滿所逐尹卿
曰此錯綜言東方三國時非專指貴國其曰傳國遠
者槩論國號朝鮮肇自箕聖所以贊美貴國之極致
大約此非佳作如癡人說交隔靴爬癢余曰註云朝
鮮破新羅尤謬敵邦承高麗高麗承新羅則安得破

五百年前新羅麗川大笑曰是所謂乙丑甲子
余問尹卿曰當世詩人海內稱首者可得聞名歟尹
卿曰以四海之大固不乏鴻匠妙才而敵年老斷置
人世事年少才子未能相識敵老友袁太史枚字子
才高蹈不羈之士也不樂仕宦放跡山水最工懷古
之作因高詠數句余未曉聽請書示其博浪城詩曰
真人採藥走蓬萊博浪沙連望海臺九鼎尚沈三戶
起六王綏畢一椎來虎龍有氣黃金盡山鬼無群白
壁哀大索十日還撒手如君終古儘奇才觀其詩可
占中原士大夫之心而亨山之獨詠此篇其意尤著

然不諱於奇麗川何也

康熙戊午江右女子季文蘭為胡人所掠賣往瀋陽
到榛子店題詩壁上曰椎髻空憐昔日粧征裙搜盡
越羅裳爺孃生死知何處痛哭春風上瀋陽下題奴
江右虞尚卿季才妻也夫被戮今為王章京所買將
往瀋陽戊午正月廿一日灑淚拂壁書此惟望天下
有心人見此憐而見極奴年今二十有一後六年癸
亥清城府院君金公錫曾使過此店錄而故後三十
餘年老稼齋金公昌業又過此店則壁間題墨猶有
存者今余後稼齋六十餘年而又過此店徘徊咏想

而壁上所題不復見矣余偶舉此詩語之奇豐額奇
潛然淚下問榛子店在於何處余曰此山海關外奇
即題一絕曰紅粧朝卷鑲黃旗笳拍傷心第五詞天
下男兒無孟德千金誰贖蔡文姬

康熙山莊詩共三十六首皆陋拙無致蓋多勉強咏
哦以示素抱而羣下必蒐羅群書以廣箋註如烟波
致爽曰山莊頻避暑靜默少喧譁此何足多費訓釋
而為註者引梁蕭統詩命駕出山莊劉錫禹詩綠蘿
陰下有山莊戴叔倫詩芝田春運往來頻孫逖詩地
勝林亭好時晴宴賞頻魏徵九成宮醴泉銘皇帝避

暑乎九成之宮梁簡文帝納涼詩避暑高梧側輕風
時入襟白居易詩望春花景暖避暑竹風涼南史沈
憐士傳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人以為養身靜默所
致皇甫曾詩草長光風裡鸞啼靜默間何遜詩視聽
絕喧譁此才兩句無不可解者安用許多箋註帝庸
作歌亦安用許多出處朱子曰閑々雌鳩出在何處
此可為詩奈之大成

街頭喧誦河間傳閨裡悲歌楊白華此佔畢齋刺舍
方知也舍方知者私賤也自幼為女服傳粉脂學剪
製及長出入朝士家天順七年春憲府風聞逮訊其

素所私一左左曰陽道壯也令女醫班德捫之承順
君溥河城尉鄭顯祖雜驗之皆吐舌曰壯也當時中
朝亦先有此兵部楊循吉逢軒別記成化庚子京師
有寡婦善女紅步而艾履襪不盈四寸諸富貴家相
薦引以教刺繡見男女輒羞避夜與從教者寢處謹
鎖鑰人益信其此於自防庠生某慕之乃以厥妻給
為妹延寡至家潛戒其妻夜啓戶佯如廁生遽入滅
燭寡大呼生扼其吭強犯之則男子也繫送于官鞠
之姓柔名泚年二十四自幼縛足法司上其獄憲
宗以為人妖寘諸極典

望夫石千山范光遠題不見等城人但見貞女迹試
問萬里城何如一丘石

康熙所刊全唐詩共一百二十卷宜無所遺而唐玄
宗御製賜新羅景德王五言十韻詩不載集中三國
史新羅景德王十五年春二月王聞玄宗在蜀遣使
入唐沂江至成都朝貢詔曰嘉新羅王歲修朝貢克
踐禮樂名義賜詩一首四維分景緯萬像含中樞玉
帛遍天下梯航收上都緬恢阻青陸歲月勤黃耇漫
漫窮地際蒼口連海隅興言名義國豈謂山河殊使
去傳風教人來習典墓衣冠知奉禮忠信識尊儒誠

矣天其覽賢我德不孤擁旌同作牧厚貽比生葛蓋
重青口志風霜恒不渝宋宣和中高麗使臣金富儀
將刻本示館伴學士李邴邴上之帝徽宗目宣示兩
府及諸學士訖傳宣曰進奉侍郎所上詩真明皇書
嘉歎不已此詩既入中國至經道君睿賞而後世錄
唐書者並未見收始知前代墜文非耳目所可窮而
海外偏邦之士反或有闡幽之功豈非吾輩之厚幸
也歟

吳中自古浮誕輕詭然率能工文章善書畫類多名
士而中原人士皆惡之目裨販駟僮則稱杭州風蓋

吳人多校僧之術也錢塘田汝成委蒼叢談曰杭俗
浮誕輕譽而苟毀道聽塗說無不裁量如某所有異
物某家有異事一人唱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若
目睹譬之風焉起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踪跡故諺云
杭州風會撮空好和歹立一宗又云杭州風一把葱
花簇口裹頭空又其俗喜作偽以邀利目前而不顧
身後如酒接灰鷄塞汝鵝羊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
油粉自宋時已然余語奇貴州陸飛書畫之功奇曰
這是凡虫蓋亦杭州風之謂也北人之憎嫉南士類
此

崔杜樾成大梨花菴老僧款云吳王看戲泣椎結錢
叟為僧托隣筆我東先輩每於中州事率曰風聞而
不詳宗蹟所謂吳王者吳三桂也叟錢者錢謙益也
謙益三桂俱以降盧白頭無聊一則雖托義柔而大
号先僭一則寓意著書而大節已虧雖欲巧逃後世
之誅貶人誰信之吾東諺凡事物之點昧者稱矇矓
春秋東人喜談春秋而矇矓若是類者多豈不為滿
人所笑乎

宋徽宗大規中葉夢得館伴高麗使信故事使人到
闕不過月餘即遣還徽宗欲使觀殿試新榜及上池

遂留幾七十日使者頗謹詳修雅葉錢行至占雲館
而別其副使韓皦如贈葉玉帶云此唐古物其家世
傳為寶自於笏上書示一詩云泣涕沈瀾欲別離此
生無復再來期謾將宝帶陳深意莫忘思人見物時
葉以麗使故事無解稅例力辭之稱其詩雖朴拙而
可見其意云

雍正初勅使書山題浮碧樓曰風物獨依旧山河猶
帶着書山滿人也忽作思漢語何也

曩時商舶漂到甕津船中有能詩者以一律呈水使
曰故國誰憐鍾簾笈殊邦還愧姓名通千秋周顛新

亭淚空灑滄溟水不窮惜未得全篇而詩人姓名亦
無傳

石林詩話得謬曰高麗自太宗朝久不入貢至元豐

初始遣使來朝神宗以張誠一館伴問其復朝之意

云其國與契丹為隣不堪誅求國主王徽文宗常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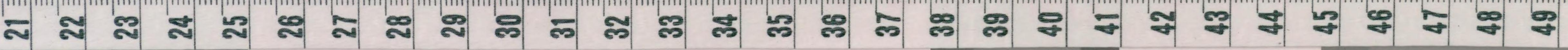
華岩經析生中國一夕忽夢至京師備見城邑宮室

之盛覺而慕之乃為詩曰惡業日緣近契丹一年朝

貢幾多般移身忽到中華裡可惜深宮漏滴殘

錢受之所云國內無戈坐一人即金慕齋作也見本

集受之之跋皇華集舉此以談之然其宗華鴻山察



頌 詔時所作備也如廣野無過水長天一點鴻野
字寫得廣天字寫得長水字去停為無過點字打批
為一點此所謂二字含意也故陪臣遠接龍灣必以選
詞孝之士為從事以備應卒而 詔使在道必出此
等意在困迫接伴當時接伴諸人亦必預習此等遂
以為例而非所樂為也受之為鴻山跋此集也沒其
案狀而獨拈東人一句以為嗤笑至戒其勿與酬唱
惡能服東士之心乎余舉此談之俞式韓式韓收納
懷中如獲異寶

崔簡易三日浦詩晴峰六六飲螺蛾白鳥雙二弄鏡

波三日命游猶不再十洲佳處始知多余嘗登四公
亭沈伯修書此詩刻揭亭上而此殊非佳作耳世傳
簡易謁王弇州公務堆積如山十數吏迭奏文狀弇
州凭案揮塵左酬右應題刊如流衆筆各須更雲
空更有十餘少年各呈所課或詩或文或小品書種
弇州研朱點閱手不停筆簡易大驚服問侍者曰老
爺往常如此否侍者云今適坐間小閑耳老爺往日
已得詩萬首著書千卷簡易默然心死袖出所著文
請教弇州曰有意於作者但讀書不多聞見未廣可
故讀昌黎文中獲俸解五百篇當識作文踐徑耳簡

易大慙恨深諱見弇州一事而為文務為僻澁奇崛
者學李于鱗于鱗為弇州所畏故欲以此雄壓耳
許筠之儂朱太史之蕃也聞朱曾見弇州否朱曰曾
於癸巳春往太倉請益於弇州公時以南司寇致仕
貞不踰中人眼光如星等堂花園聚朋徒飲酒賦詩
弇州日飲五六斗不醉有求詩文者令侍婢吹彈而
磨墨伸紙如有風塵鬼神又問弇州有畏憚否朱曰
公平生所畏惟滄溟一人每覓句必先高咏于鱗秦
閔詩曰蒼龍遠掛秦天兩匹馬長嘶漢苑風如何不
畏

沈汾續神仙傳云新羅寶貢進士金可紀為仙云而
章孝標送金可紀啟新羅詩曰登唐科第語唐音望
日初生憶故林風高一葉飛魚背湖淨三山出海心
可紀之啟本國明矣續仙傳稱可紀居終南子午谷
後三年航海啟本國復來衣道服入終南務村陰德
唐大中十一年十二月忽上表言臣奉玉皇詔明年
二月二十五日當上昇宣宗異之賜宮女四人香藥
金絲又見中使二人伏侍至某日果有五雲鸞鶴笙
簫金石羽蓋幡幢滿空乘鶴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
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韓愈畏傳道錄云金可紀與

崔承佑僧惠慈從申元之學道逢鍾離將軍地公二
百等語似涉傳會

余友人羅杰仲興文章魁傑士也邃於易平生嗜鍾
王書法遇赫號丘札則輒背作痊鶴銘數字或紙不
足而點畫撈勤無可施處則揮筆歷紙坐席盡黑故
若戶外有仲興履響必先藏硯具然後乃方出迎仲
興入室必先左右顧眄若覓紙筆眼中無見然後乃
叙寒暄其任真如此歲丙申仲冬隨申書狀思運入
燕其時正使即錦叔尉也礼士殊深竒羅跡施為助
扇光教諭任譯毋阻衙門然仲興天性真率所至多

見擔塞故不能恣意遊覽亦未得遇一中州名士云
其行余送之松京而其还做華制造太平車載其妻
子入赤裳山中于今四年不見今余是行檢篋中知
舊書札詩文歲之得仲興舊為詩行草爛然遂入行
橐以示竒貴州竒大加稱賞曰蒼健沈古其格力真
似老杜云其偶成曰山扉寥廓弃冠巾老去漸能幽
事親階除留待日華靜空外翻過雲片新黃鳥忽來
啼綠樹斑花無幾度青春知無一物違吾意不負皇
天長育辰又天外錦西山復山近來卜宅不離閑孤
峯晴石依空翠側徑幽花點細斑鳥避誤疑沾雨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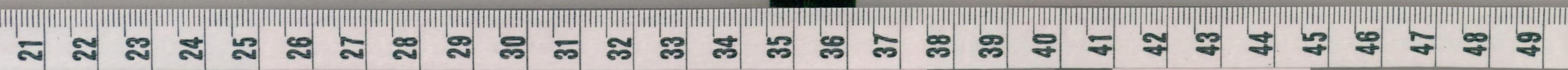
蜂窺爭占飲香還興長日日扶藜杖一望一吟開旅
顏又戰經黑蔭郡之東久任殊方事盡通峽曉雲移
幽洞翠澗曛日隱古城紅晚興早復從他好短詠長
吟不自窮若道淹留無送興何時得豁旅愁空其不
寐曰入夜喜看連峽雲遙空漸改赤紛々對簷獨坐
息噴雀支枕乍眠還聚蚊峯樹溪汝謾欲數南箕此
斗自成文未憐愁劇添新雨刺得詩如刺繡紋午枕
曰昏々午睡困炎蒸萬事踈慵着不能未卷牘書窺
紫鸞常餘硯墨飽青蠅客過小徑虛相問妻對荒畦
久欲憎忽得清光看月出錯疑赫日碾空昇貴州曰

固多名句而間不成律云蓋吾東音韻或與華音相異
故間有不合於律者云耳

朴元金庚魚皆新羅人也入唐具為賓貢進士唐張
喬有送金庚魚奉使故本國詩曰渡海登公籍還家備
漢儀又張喬送朴充侍御故海東詩云天涯雜二紀
關下歷三朝中州人士與余初遇必先問航海程途
下陸何方余對直由旱路起程自遼東入山海關抵
皇京云爾則或有不信者誦渡海登仙籍為證真以
我東為絕洋外國如琉球歐邏中州人有時鹵莽如
此

李懋官在墨莊痊徵詩潘秋庫墨莊翰林庶吉士李
潘庭筠潘曰吾前為詩頗費思索苦困作故詩若未
多比覽憚鐵箏寒柳丹子王秋史題四詩於後柳為
明殷相國通樂園舊植感而有作云愁心都付畫工
論凄切長條夢水村海右亭荒名士散天涯木落廢
園存半規殘月春留別一例斜陽暮欽魂六十年来
看粉本墨香箋色又塵昏其二看遍東風窄地新巖
波吹絮愁情塵可憐碧葉吟蟬地不見紅欄繫馬人
衰影驛樓傷老杜離棕門巷憶髯秦自註秦觀詞深
花下重門柳邊巷鵲華山麓髡杖外只有明湖冷濯巾其三西人吟

子一時稀減盡金城翠十圍綠崖卧枝歌暮雪入樓
暝色帶冬暉靜中黃葉無多響遠處昏鴉數點故猶
有沾泥閑恨在逢春莫更作團飛其四七十泉拜亂
石春兩株憔悴野霜濃前朝金榭沙痕在晚歲閑句
樹影重偶為士流青眼放恰如女伎白頭逢桐花零
落山薑老誰識王郎濯口容即此可見漢人之觸處
興感以示亨山諸公莫不感傷揮涕
南藥泉九萬以舖衣廵到星冊夜閱本牧先生素得諸
洙萬曆癸巳正月某日到任四月某日罷故公未聞
我東有諸姓頗怪之問於尹衡聖尹曰中原江浙間



有諸氏洙之先當自中土東來壬辰之亂洙起義兵
討倭所向先克捷與郭再祐齊名云。此載藥泉集
中以藥泉之博識猶不識百年內諸洙則其出於微
賤可知雖立功如彼而名遂湮沒則安得不幽鬱而
為冤魂乎星州人鄭錫儒末第時與本牧子弟同做
功令留衙。後梅竹堂。前又有支願軒一日鄭獨
步軒中時月甚明忽有烏帽茜袍者從篁竹間拂髯
而來曰我本州舊牧使諸洙也本固城縣民當壬辰
之亂起兵討賊朝廷除星州牧使其雄海所營鼎
津迎賊無不摧破而又檄泯沒史乘無傳當時如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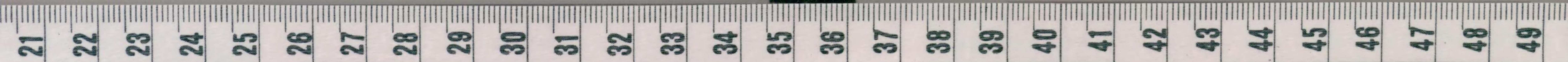
起龍諸人皆我之褊裨耳仍拔腰間宝劔曰以此嘗
斬倭數將額上戒。有火紅踈髯張動自吟曰山長
雲共去天迥月同孤又言其墓在於恭原無子孫頽
燕不治云倏然長揖而逝悠忽復入竹間既明共話
此事平日雖知先生案有諸洙嘗疑其不書姓亦不
識功烈之如此一朝得之莫不嗟異監司鄭益何聞
之致鄭錫儒詳問之方狀聞于朝適罷官未果則遂
闕恭原改封陸域為置守塚二戶恭倅魚史迪晝寢
夢一官人來告吾墓在治所幾里某丘某坐之兆迺
營當命修墓君其留意既覺而異之其夕聞到魚倅

遂大為修治云諸洙固村野生前不能識字故雖有
殊蹟無以自著而其精魄鬱而不散顯靈如此又能
咏詩可異也

辛平事慶衍年十二自白川上京路過明詔使驛
子奪辛所騎辛窘甚步及天使畫傳訖之天使異其
姿白玉潔指路上長承曰汝能賊此當畀汝騎辛請
韻天使命韻云二辛即對曰楚伯千秋尚有靈渡江
無面只存形當年恨失陰陵道長向行人指去程天
使天驚數賞厚餉以文房諸珍此作以無名氏載錄
於明詩選光海時登第官平安兵馬評事時西邊有

事九渡晴川江仍卒于官甚著靈蹟其後數十年辛
之友人某過辛于關西道中辛字呼道故如平昔遂
托曰子孫貧甚吾有所遺物而不能傳之宝刀及玉
圈一雙在屋樑上家人知者無君幸傳之售此二物
當得善佃友人大異之故即語其子孫遂共檢其屋
果得刀及玉圈吾東路上每十里五里立木偶類將
承如中國之長亭短亭故吾東詩人借長亭或亭有
誤認甚余入中亦如我長亭或有人認長亭為亭
長亭甚多至其國道立長亭題之曰某地左右列
短亭甚多至其國道立長亭題之曰某地左右列
外長亭甚多至其國道立長亭題之曰某地左右列
字未知何補也

辛史敦復氏嘗為余言 中廟時南越年十九登第



入文衡之薦而官至典籍自幼多異蹟每朝誦學於
塾師而多不至家人密踵之則路中徑入樹林中有
一精舍主人清雅絕塵趨拜講質必日昃而散家
人詰之輒詭對後遂為修鍊之術及登第遭已卯士
禍謫谷城縣仍止家焉一日送奴持書入智異山青
鶴洞有絲宇極精麗有二人焉一雲冠紫衣一老釋
終日對棋奴留一日受書而還奴始以中春入山草
樹方榮及出山乃見野中獲稻怪問之即九月初也
及越卒年三十舉柩甚輕家人啓視空棺也題其內
云滄海難尋舟去跡青山不見鶴飛痕村前耘田者

聞空裡樂舞仰見南越騎馬舟。在白雲中矣忠州
進士南大有其旁孫云

韓詩木石生妖度唐秀蘓州僧義師見木刻佛軀軌
聚而焚之吾東楊州檜巖寺昔有木像大佛極著靈
異遠近僧俗奔走宗奉香火甚盛懶翁一朝以住持
往去此寺令衆僧曳出焚之衆皆驚惧苦諫懶翁皆
不聽使僧百餘用大繩呼邪推挽不動一毫懶翁怒
自以一手推之即仆乃曳出寺外積薪而爇之鼻穢
不堪盖有大蛇盤繆佛腹久而亦無灾患大約木石
接神廢剝木像類多他妖憑附所謂木石生妖爇是

也今日班禪所贈佛軀共一尺似是刻木鍍金耳安
知無妖怪憑附耶倉卒受此一行上下如沈手蜜瓮
罔知收措余夜問區處善策於正使則曰已令首譯
造小櫃子余對曰善矣正使問所善何意曰此欲浮
之江耳正使笑余亦笑蓋桑置沿道寺刹則恐為中
國所怒以此入國當駭物情彼此交界妖流而放之
海莫如鴨綠江

鄭湖陰龍士平生豪奢方其年少以禮曹佐郎詣朴平
城就平城時為首相坐別院深處使侍婢數十引
湖陰入湖陰踰曆重門處曰絲閣曲曰紅欄平城地

坐池上盤松陰下左右文鬣皆曳綾繡送進珍羞又
引女樂數隊竟日歡宴湖陰臨罷以公事進平城不
省曰老夫武人耳幸遭際風雲致身至此惟自誤樂
以荅盛世君所持公事故問本曹判書湖陰茫然自
失平生所羨慕故至老奢華此載余六世祖錦溪君
寄齋雜記世傳湖陰慕平城善為竊狐白裘手段嘗
為江原監司述遊入金剛山夜宿正陽寺偷金佛遂
大致富厚及既老甚悔之有詩云正陽寺偷燈夜
遺瑗方知四十非余嘗遊正陽寺壁間果有此題今
三使所受今佛共三軀可得金數千兩若使湖陰當

之不必正陽覺非汝語之副价如此相與大笑余又
曰今此佛像不幸本軀故辭以關之廓如也若果金
身關異之論合有適量相與絕倒

莊子曰絡馬首穿牛鼻牛之穿鼻古也東牛生七八
朔已穿鼻王荆公詩牛若不穿鼻豈肯推人磨推磨
猶然况駕車耕田乎自入柵至熱河一戶所養牛不
下七八頭或多至三四十頭耕田駕車皆羈角而使
之無一穿鼻者牛皆絕大而家。放牧一小兒能馭
數十牛然不但不穿鼻亦不羈角中國馴御之術雖
非我國所及而其所不穿鼻者亦有古今之異歟晉

杜預上疏有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不供駕至
有老不穿鼻者以此觀之中國古時供役則皆穿鼻
姜女廟柱聯文丞相所題悲壯曰姜女未亡也千年
片石猶貞秦皇安在哉萬里長城築怨筆奇岬果親
王允禮所題典麗曰栢葉從來常自苦梅花終古不
為妍筆神化乾隆乙亥仲冬皇三子籐琴居士所題
酸寒曰松老顏垣見古祠崩城姜女事堪悲藁砧望
斷成竒節環珮空餘識舊姿石洒淚痕當日恨水流
鳴咽後人思振衣亭畔淒涼甚猶憶凝眸睽曼滋筆
敏妙芳流潦水乾隆皇帝御筆勁節淒風果親王所

書望夫石三字太原白輝所書

中國曰字入語我東曰語入字故中外之別在此何則曰語入字則語自語書自書如讀天字曰漢捺天是字外更有一重難解之諺說邪有雞林類小兒既事天曰漢捺也不識漢捺為何語則又安能知天乎鄭玄家婢摠能說詩為千載佳話然其原中國婦人孺子皆以文字為語故雖目不識丁而口能吐鳳經史子集乃其牙頰間恒談也我人初見中國孺子隔溪呼母曰水深渡不得大驚以為中國五歲兒開口能詩此殊不然是乃語也非有意成句也老稼齋遊千山有村媪賣

酒問路僻人稀有誰沽酒對曰花香蝶自来無許多轉折而辭明意暢自成韻語此無他曰字入語之妙證也余家小婢嘗至迷當得饑而獲飽餽喜謝曰巴蜀亦關中此本紙牌行語婢本不識巴蜀關中而但認是為彼此無異則當矣始知華語非難而未必鄭婢擅雅千古也

清脾錄李德懋著云三韓人遍踏中土者無如李蓋齋名齊

賢其所游歷見於詩者若井陘豫讓橋黃河蜀道峨嵋孔明祠堂函谷關渾池二陵孟津比干墓金山寺焦山多景樓枯蘓臺道場山虎丘山漂母墓涿郡白



溝鄴城覃恢王祥碑靖陵長安鄭莊公墓許文正公
墓閔龍逢墓望思臺武則天陵肅宗陵邠州涇州室
陀窟月支使者獻馬其足跡所到皆偉壯有非東人
之所及其詩當為東方二千年来名家華灑照雅快
脫三韓僻滯之習今世之人甚至有不識益齋之為
李齊賢顧君俠編元百家詩選而高麗人詩無一首
與焉當時牧庵姚公及闇子靜菴養浩舉皆推轂公
詩而亦無一首入選是可怪也云云益齋墓在全川
只錦里桃李村墓下即益齋旧宅曰其旧宅建書院
相遺之余燕巖別業距書院不十里而近余嘗一再

至書院讀其遺集益信清肥錄所評為鐵論其思敏
曰窮秋雨鎖青神樹落日雲橫白帝城其二陵早發
曰雲迷柱史燒丹竈雪壓文王避兩陵其舟行峨眉
曰雨催寒犢散漁店波送輕鷗送客舟其多景樓曰
風鐸夜喧潮入浦烟簑暝立雨侵樓其幽谷閑曰土
囊約往黃河北地軸句連白日西吾東詩人用事率
皆借用而真能目睹足踏者惟益齋一人今余一出
古北口而自多前人其示益齋真堪缺然
感舊集載清陰先生詩王貽上先室鄒平張氏江南
鎮江府推官萬鍾之女都察院左都御史謚忠定公

延登之孫 崇禎末先生航海朝天路出齊南時張
忠定罷官家食先生曰萬鍾得見忠定一見傾倒為
留六日為序先生朝天錄一卷貽上所以熟習先生
者蓋目其妻家也其抄載先生詩如三秋海岸初賓
鴈五夜天門一客星橋石已從秦帝斷星槎猶許漢
臣通五更殘月水城頭咏史何人獨艤舟不向東溟
覓啟路遠依北斗望神州南南北客筵汝頭盡鷓青
簾卷慶舟齊唱竹枝聯袂過滿城烟月似楊州皆貽
上所稱清婉可誦者也貽上為海內詩宗而士大夫
於貽上隻字片言如茶飯津_二牙頰間故無不識清

陰姓名者然先生亘古大節莫能知焉郝志亭成請
得金叔度數篇佳作余曰僕原未有誦此來有清陰
先生六代孫履度別章志亭大喜曰又是奇事余出
示之志亭諷詠再三其後入錄其所抄榕齋小史曰
華山金履度朝鮮使臣金清陰尚憲六世孫也其奉
別燕巖朝京原稿赴燕志曰四面燕山活萬里秦城
高中有垂鞭者白髮行邁勞其二耿介湛軒子儻
燕巖叟海內知姓名高風屬前後歲乾隆庚子五月
升三日華山金履度題字季謹筆摹鍾王東國文章
奇士也與其友人朴燕巖韓錫祐為詩酒莫逆今歲

仲春朴燕巖隨貢使朝京與余遊甚相善也於是得

華山贈行詩三章深得四牡皇華之遺意余錄其二

首云原是殊方知姓名高風繼前志

志亭又錄燕巖之族孫南壽字山如號錦城羨如冠

玉云其贈行曰莫云頭已白天地忽無窮匹馬遼東

野一鞭萬里風錦城余貫籍也南壽即錦城

又錄曰其邦之高士李在誠仲存蹄芝溪燕巖之婦

弟也其贈行曰鴨綠衣帶水長城宿眷之原稿燕城

城悠々遠行客原稿古來歷々知是誰又十載岩桺

客晨裝告遠遊半生方冊裡今日帝王州又宿夕柔

蓬地沉冥鹿豕羣猶被雙眼役可忘白頭紛又雨熱

関河漲雲蒸薊樹低請君慎行李去矣莫桺桺原稿

後真行

又錄曰韓錫祐惠堂梁尚晦伯厚李行綽裕齋俱開

城人開城麗氏曰都其邦稱松京古開州曰號蜀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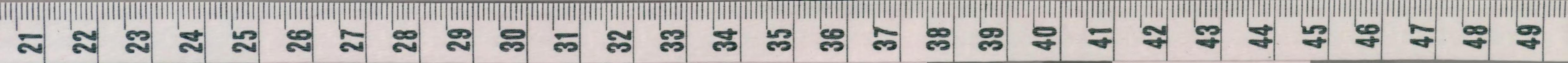
郡也有神嵩紫霞之勝文人韻士猶有乙支生鄭獐

趾之遺風焉聖朝文教覃被遐外云々惠堂送燕岩

朝京曰偶爾無方位著身一天之下海東濱如將遠

通着平等不出門時萬里人曉月依山澗戶明木蓮

花下蕩餘情黃鸝不識中州好席作陽関惜別祥青



天蓋野四周環漸失東南點二山行到遼陽何所見
日輪回指海雲間常願風漂萬里舟遍登天下有名
樓悠々匹馬金臺路何似孤帆碧海秋長城自壞國
隨之朝市人烟遂不移夫子庭周石鼓人間幾度
夕陽時其春院細雨曰露重梧先聞雷輕鳥不疑嫩
草深疑夢濃花恰欲痴玄蟻綠階滑青虫抱葉危水
立雙虹遠烟穿獨鳥遲悄々孤客坐湛々美人思伯
厚送燕岩朝京曰極目山河路一聯心如相若未相
隨離筵更進一盃酒楊柳青々斜日時李行綽濱海
行人信一鞭遼天六月雨長懸計程從此三千里借

問幾時可到燕中國人記載多此類非但原詩之多
為點化其稱乙支生鄭隣趾之遺風左為絕倒東方
無乙支生是乃乙支文德也鄭遠絕數千年間而今
乃並稱者似是乙見隋書鄭撰麗史故表而出之也
其錄季謹謂與韓錫祐為詩酒莫逆可勝奉復非但
兩人不相識面雖同時而亦不識名字則安得為詩
酒莫逆而况兩人平生不能飲酒乎余明日行李碎
發未得謹謬

李敏穆堂集庚寅元朝早朝詩朝鮮內屬來王久肯
怪衣冠太俗生紋帽版袍春入貢海隅日出最昇平

朝日山壯門外見千官退朝
蒞帽蹄袖使人大慚而我使
衣冠可謂焯如公人然街兒
驚怪反謂場戲的一樣悲夫

李益齋字仲思一第襟翁慶州人十五登第忠宣王在元邸構萬卷堂不肯東還召益齋置府中與中州趙子昂元復初諸名流唱酬其奉使西蜀降香江南所至趙咏贈矣人口及東故相五王四為冢宰忠宣王之被謫竄土蕃也萬里奔問忠憤藹然後封金海侯八十一卒謚文忠其詩華艷照雅快祛東人僻滯之習其路上曰馬上行吟蜀道難今朝始復入秦關

碧雲暮隔魚鳧水紅樹朝連鳥鼠山文字剩添千古恨利名誰博一身閑令人最憶安和路竹杖蒞鞋自往還余燕岩後麓隔一嶺有安和寺舊基每咏公此詩想公竹杖蒞鞋往來是間而蜀道秦關魚鳧鳥鼠猶令人爽然自失今余是行又益齋之所未能到宋元豐七年詔京東淮南築高麗亭館密海二州騷然有逃亡者明年蘇軾過之歎其壯麗留一絕云簷楹飛舞垣墻外柔拓蕭條斧斤餘盡賜昆耶作奴婢不知償得此人無東坡之憎疾高麗到處如此若使東坡見康熙所作三十三站察院則當又如何也

黃山谷次韻穆父贈高麗松扇云銀餉玉唾明繭紙
松篔簹涼并送似可憐近到噴溝濼高麗城名適堪今時
襟蘄子又文人玉立氣高寒三韓持節見神山合得
安期不死藥使我蟬脫塵埃間今未知高麗松扇為
何樣製作

余於高太史棧生坐誦潘庭筠次王秋史寒柳詩坐
客皆稱善余仍問王秋史誰也馮明翁秉健曰此歷
城王進士名革字秋史自著七十二泉主人潘詩所
謂七十泉拜亂石卷是也凌策軒野曰國朝詩人
多推秋史嘗有句云亂泉拜裡誰通屐黃葉林間自

著書又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時人目
之為王黃葉云

日下旧聞載東國史畧及麗史列傳高麗世子知元
謁帝便殿問讀何書對曰有儒師鄭可臣閱清者從
行宿衛之暇時從質問孝經論語帝悅命世子引與
俱入賜坐問本國世代相傳之序理亂之跡風俗之
真聽之不倦其後命公卿議征交趾召二人同議對
稱旨於是授可臣翰林學士清直學士列傳帝召見世
子于紫檀殿可臣從帝使之坐仍命脫笠曰秀才不
須編髮且着巾御案前有物大圓小銳色潔而貞高

尺有五寸內可受五斗酒云摩訶鉢國所進駱駝鳥
卵也帝命世子觀之仍賜世子及從臣酒命可臣賦
之可臣賦詩曰有卵大如甕中藏不老春願將千歲

壽醺及海東人帝嘉之綴賜御羹

宋昆田按高麗世子即忠宣王璋嘗構萬卷堂于
京師者可臣在東國撰千秋鏡錄清增修世代
編年節要七卷又撰本國編年綱目
四十二卷惜其書不可得見也

余撰姪氏墓誌銘及嫂氏李恭人墓誌銘為托中州
人要覓海內佳筆戶部主事徐大榕湖州人也初不
相識為寄詩曰海內傳經名父子閉門終日在山中
平生遠媿徐陵筆不羨珊瑚作架紅其二銘他日為

工書遠寄天涯定不虛野鷺家鷄休竊笑不才年少
亦相如其自註曰時因行期已促不能為作小楷故
鬻浣舍表第書之底草今存當更寄也寄贈燕岩足
下并粲陽湖楊葦徐大榕草觀此所草蓋亦佳筆也
二銘錢塘楊廷桂所書桂即徐大榕表第也

吳照江西人也字照南号白菴其遊石湖作皆佳其
茂苑烟銷曉日黃數聲柔櫓出橫塘青山面已開圖
障一塲凌空見上方其水縐微波漾細鱗沙鷗白鷺
立湖濱風流想像鷓鴣子此地曾經載美人其楞伽
山下楞伽寺水繞山門一曲斜敲罷曉鍾鴉未散空

廊人静落桐花其短。秋針綠滿疇水雲。似凉
秋此間最是為農樂。赤脚吳娃解飯牛。其菱葉浮波
粟野鳥分明佳景。朝川圖斜橋幾樹青。柳憶熬詩
人范石湖其湖外有山。下田湖光宜雨亦宜烟。他
年我若移家住。耕罷西疇便刺船。照年方三十餘系
人

熱河日記目錄

班禪始末

熱河日記卷之十五

潘南朴趾源美齋 著

班禪始末

班禪額尔德尼西番烏斯藏大寶法王西番在四川雲南徼外烏斯藏蓋在青海之西經唐吐蕃故地去湟中五千餘里或曰班禪乃藏理佛所謂三藏乃其地也班禪額尔德尼番語猶云光明神智法僧自言其前身巴思入其言多誕怪不經然道術高明時有徵驗云蓋巴思入者土波女子曉出汲見尺帕浮水撈取為佩久之漸化為凝脂有異香食而甘美遂有

人道之感生巴蜀人生即神聖元世祖在沙漠聞其
幼能誦楞伽諸經至萬卷遣使迎之慧旨圓朗法身
全香步合天神音中鍾呂帝大悅如見如來當時姚
史諸賢皆自以不及也能諧拜造蒙古新字頒示天
下賜号大寶法王乃佛之尊号非有土王爵盖法王
之号始此及後賜号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大聖
至德真智大元帝師後有請織殿魔之戲發卒數萬
皆紕袴繡袍車騎旛幢室蓋皆飾以金珠寶玉錦繡綾
綵圍列皇城遊歷四門復導以蕃漢細樂迎織入宮
謂之巴思入教然已與本教旨意大乖梵採幽怪雜

以鬼道帝及后妃公主俱素食迎織膜拜與億兆導
福所謂打斯哥兒值巴思入遊日至有破家傾產萬
里來觀者終元之世歲以為常其崇奉其教如此同
時有澹巴後有班璘真皆番僧善秘密法然皆異巴
思八教能通他心微中帝心內事帝皆師之而當時
亦未有投胎脫之舍說明洪武初廣諭西番諸國於
是烏斯藏先遣使朝貢其王蘭巴班藏卜者僧也循
自稱帝師是時西番帝師及大寶法王已為有國之
号如漢唐時单于可汗之稱帝悉皆帝師為國師而
賜玉印帝自審玉理更製美玉其文有出天行地宣

文大聖等芳為史者省之也印比所賜璽書雙端結
紐其後西番諸國稱法王帝師益遣使自達名号於
天子之庭者無慮數十國則悉皆封國師或加大國
師以寵異之成祖時遣駙馬迎番僧塔立麻賜法駕
半仗僭天子宴資金銀宝鈿綵緞不可記憶為高
帝高后建翕薦福於是獲卿雲甘露之祥鳥獸花菓
之瑞畢現成祖大悅遂封塔立麻萬行俱足十方最
勝等如來大寶法王賜織金絡珠袈裟悉封其徒為
大國師其梵秘神通類多幻術能役使小鬼頃刻立
致萬里外非時難得之物多眩怪妄非人思慮所可

測度當時諸歲之得大乘大慈等法王等又有闡教
闡化等五教王五教王貢使羅絡西寧洮漢之間而
中國亦嘗苦其煩費然窠愚之以優礼廣錫封号使
各自通貢入朝以陰分其勢番人不覓也亦貪中國
賞貴以貢為利正德中遣中官迎烏斯藏活佛悉帑
中黃金為供具帝后及妃主爭發奩藏首飾珠琲以
為簪綴費萬萬計十年為徃返期既至活佛避匿不
可見盡喪其實玉徒手遁還萬曆時又有神僧鎖蘭
豎錯亦通中國稱活佛此其西番大畧云翰林庶吉
士王晟嘗為余言其始末如此晟家寧夏本蔡氏子

自言其叔父嘗販茶數往來徼外習蕃事且王氏世
世西陲吏目最自其幼時頗詳烏斯諸歲始末最今
年初生平始入京師四月中會試第幾名殿試中十
三名博洽經史強記絕人偶逢余於琉璃廠中察其
意頗自為奇遇且其初來市師交遊未廣不識忌諱
明日訪余天命廟語者僧事甚祥筆語如流頗示博
雅然放擲史傳此似為宦錄自己思八入中國者或
賢或否而未有芳活佛活佛之稱始於中明雖名僧
王皆有妻子以子為嗣時未嘗要妻詰封於中國中
國禮遇雖無所不至而時不及此蓋為其王皆僧也

獨烏斯藏法僧相繼自王其地自中明以後久不煩
中國封号常有大小二法王大法王死時囑其小法
王其地某人家兒生有異香即我也大法王已死而
其地所囑兒亦已生矣驗兒肥膚果香即具穠穠室
蓋珠繖玉輦金輦往迎兒以尺帕裹至以巴思八感
香帕而生故也遂儲養為小法王前小王為大法王
即今班禪乃其大寶法王已十四世投胎元明間所
有神僧皆其前神在道歷言元時打斯哥兒故事
乃迎繖巴思八教今來迎我細仗鼓吹不成儀衛於
是悉發雲麾使鑾儀十二司駕仗太常法樂清真樂

黑龍江鼓吹盛京鼓吹郊迎余問法樂對未之詳也
問清真樂對曰子七十絃大琴問黑龍王鼓吹曰十
二孔龍笛刺窩哥登未詳其器問雲麾使鑿儀曰不
齒路馬時周舉人在旁列書馴象馴馬靜鞭骨系櫻
薦篋頭扇手班劍其目無數隨即墨抹殊未可曉也
王翰林字曉亭又言班禪在道對內閣言趙王
在室雲殿東廂下為我書金剛經緣書二十九字時
嘉慶門焚趙王驚意遂散不能復書然為天下寶今
書安在學士以聞趙王者趙孟頫也貝葉漆書廿九
字世不知為何只有此廿九字初藏聖安寺佛腹中

明天啓中江南大賈祝姓改塑佛軀得書潛持啟奉
朝康熙中巡南方耆儒李果持獻此書遂為秘府珍
藏懋勤殿具有御摹及于滄亭臨書乃以榻本示之
曰非也初書力又羅也遂示貝葉真跡喜曰此書真
切是也又言永樂天子與我焚香靈谷寺天子羨鬚
髯攬鬚納懷中觸斷瓔珞送二珠天子怒詰太監魏
芳庭時琉璃國師騎白象後至以六環杖擊寺門揭
諦揭諦戰懼泣國師以掌承淚還得二珠太監由是
免究我殊知狀此在劉傑五雲秘記有歷代災祥帝
王壽夭皆識諱言為禁書民間不得收獨藏秘府班

禪安從知此班禪又言正德天子會我豹房正德時
所謂活佛未嘗入中國而其事俱有徵多前輩傳記
中語然遠絕數百年間殊為恍惚以此謂班禪乃巴
思八後身或為塔立麻或言前代所謂活佛皆此輪
轉末可臆斷其真否也余在熱河時蒙古人敬向彌
為余言西番古三危地犍窠三苗子三危乃其地也
其國有三一曰衛達賴喇嘛所居古之烏斯也一曰
藏班禪喇嘛所居古亦曰藏一曰喀木更在西無大
喇嘛古曰康國其地在四川馬湖之西南通雲南東
北通甘肅唐元裝法師入三藏乃其地也元裝去時

其地無人乃大水及回時即水消而有聚落至中唐
時輒成吐番大國為中原患然未知奉佛元初佛教
北流有番僧曰巴思巴巴與巴同音亦号非名也具
大神通元初封為帝師大宝法王皆身沒以徑為嗣
明初諸法王來朝成祖有鑒于唐皆優禮之其僧亦
皆有幻術益見尊禮今之喇嘛大約始於明之中葉
有異僧曰宗喀巴來亦遠方人西藏有異術一見即
令人傾倒且有投胎奪舍之說諸法王皆以為師而
自甘退就弟子之列宗喀巴傳有二弟子長曰達賴
喇嘛次曰班禪額爾德屋達賴喇嘛目今投胎七古

班禪喇嘛投胎四世本朝天聰時班禪越過大漠遣
使來貢知東方之生聖人自是年遣使入貢康熙
時仁祖欲其入朝而未嘗來去年萬壽節自註年即乃
請入覲故優禮之大約其教僧名而道家宗也其觀
想運氣持呪與道家相類而其書之博深誇大亦過
道家此二人外又有胡圖克圖者皆其弟子也亦能
投胎奪舍有五六世者多矣國王之師無神通但善
言禪理又曰僧名道原之說即此其為說頗不分明
與王晟所言大有異同其言曰明之中葉有異僧曰
宗喀巴其弟子長曰達賴喇嘛次曰班禪額亦德居

又曰天聰時班禪越過大漠來貢天聰距中明可百
餘年今距天聰又百餘年以一人而常住至今耶抑
投胎四載而嘗襲其一名耶所謂胡圖克圖者又誰
弟子也今又詢國王之師善言禪理者又指誰也旬
朔皆不對竟為他語也還入塞時與一客語長城下
詢西番事客對曰西番故吐蕃地也奉藏教亦名黃
教本自其國俗然也非另立僧名而中國人謂之僧
其宗大異佛教目今中國佛教廢久矣在熱河時雖
朝貴反問余班禪狀自蓋非親王額駙及朝鮮使者
未之得見故也既還燕日與俞黃圃陳立翁諸人遊

而諸人者未嘗一言及班禪即余有所詢輒曰有元
明間已例又曰吾輩所不能詳竟莫肯一言一日余
與高太史棫生飲酒段家樓高太史言班禪事方發
端座有馮生者目止之余甚怪之久之聞山西布衣
有以七条上疏者其一盛論班禪帝大怒命削之我
東驛夫多見之宣武門外云自是不敢復詢班禪事
雖相歡如俞陳兩生又不得山西布衣姓名或曰上
疏者舉人張自如云西番始末大抵莫詳於王曉亭
所言如洒茶滅火凌波渡河俱有藥巴達摩往蹟故
不著于此

竊嘗論之古之帝王能學焉而後臣之故益聖以天
子而友匹夫不貶其尊故益大後世無是道也獨胡
僧方術左道異端之流不恥以身下之者何也余今
目擊其事彼班禪若果賢者也黃金之屋今皇帝之
所不能居也彼班禪何人者乃敢晏然而據之乎或
曰自元明以來微唐吐番之亂有來輒封使分其勢
其待之以不臣之礼者亦不獨今時為然也此非然
也當時天下初定意未嘗不出於此然元之号帝師
曰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大聖至德真智一人者
天子也為萬邦共主天下豈有復尊天子者哉宣文

大聖至德真智孔子也自生民以來豈有復賢於夫子者哉世祖起自沙漠無足恠也皇明之初首訪異僧分師弟子廣招西番尊禮之自不覓其卑中國而貶至尊醜先聖而抑真師其立國之始所以訓教子弟者又何其陋也大抵其術有能長生久視之方則乃是投胎奪舍之說而僥倖世主之心耳或曰梁陳之帝捨其身為佛家奴則僧之高於天子久矣特未聞為黃金殿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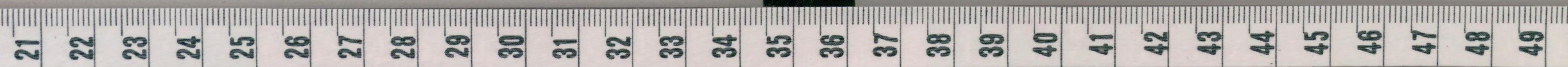
熱河日記目錄
扎什倫布

熱河日記卷之十六

潘南朴趾源美齋 著

扎什倫布

見班禪額爾德尼於扎什倫布扎什倫布者西番語
猶云大僧居也自避暑山莊循宮城右望盤拈山蓋
北行十餘里渡熱河依山為苑鑿岡斷麓呈露山骨
自為裂危斷壁磊砢錯落狀十洲三山翕翹歛呀雲
崩雷鬱有五空橋自橋道皆城其平皆刻龍鳳緣道
白石欄曲折抵門又有二角門皆蒙古兵守之入門
鋪輒為地階三道白石欄刻皆雲龍會一橋七五空



金高五丈周以欄干皆文石雕海馬天錄角端鱗角
鬚蹄皆從石膚為色金上置二殿二皆重簷黃金瓦
屋上起行六龍皆黃金軀其圍亭曲榭複樓重閣危
軒層廡皆翠青綠紫碧琉璃瓦工費千億百萬米
色叱蛟蜃雕鏤取鬼神虛靈逼雷霆渺瀰若昏晨苑
中新栽幼松連絡山谷皆矯直丈餘繫紙為標計日
前所植也移植奇花異草皆睹不識其名時方竹柅
盛開喇嘛數千人皆曳紅色禪衣戴黃左髻厨而袒
臂跣足駢圍匝踏面皆戍削紫黑色高鼻深目廣頤
卷鬚手脚皆鏤髯腕耳穿金環臂刺紋龍殿中北壁

下設沉香蓮榻高及肩班禪跏趺南向坐冠黃色纒
纒有鬘狀似靴高二尺餘披織金禪衣無袖袂掛左
肩圍裸全軀袒右腋下露垂右臂長大如腿股而金
色面色深黃圓幾六七圍無紫鬚痕懸膽鼻眼尾數
寸睛白瞳子重暈陰沉窅冥左有二低床二蒙古王
聯膝坐面皆黑赤色一鼻鈺額隆無鬚一削面虬髯
衣黃衣喙々相視語復仰首若有所聽二喇嘛立侍
于右軍棧大臣立喇嘛下軍棧大臣侍皇帝則衣黃
侍班禪則易喇嘛服余俄視金瓦日烘入殿中字閣
沉々其所披者皆織金故靴肉色奪深黃類病痘者

然而大抵有金色而臃腫蠢肉多骨小無清明英
雋之氣雖零峙滿屋不見所畏鴻蒙如水神海差圖
也皇帝使內務官詔傳玉色綾緞一匹執見班禪內
務官手自分裁三段給與使臣名哈達蓋班禪自言
前身巴思八巴思八母吞香帕而生故見班禪者必
執帕為禮而皇帝每見亦執黃帕云軍機大臣初言
皇上也叩頭皇六子也叩頭和碩額駙也叩頭今使
臣當行拜叩使臣朝既爭之禮却曰拜叩之禮行之
天子之廷今奈何以敬天子之禮施之番僧乎爭言
不已礼却曰皇上過之以師礼使臣奉皇詔礼宜如

之使臣不肯去豎立爭甚力尚書德保怒脫帽擲地
投身仰卧炕上高聲曰亟去亟去手魔使臣出今軍
機有言而使臣若不聞也提督引使者至班禪前軍
機腹手擎帕立授使臣使臣受帕仰首授班禪班禪
坐受帕畧不動身置帕膝前帕垂榻下以次盡受帕
則還授帕軍機軍機奉帕立侍于右使臣方以次還
出軍機目烏林嘯止使臣蓋使其為礼而使臣未曉
也目逡巡却步退坐黑緞繡緡次蒙古王下坐時微
俯躬舉袂仍坐軍機色達達而使臣業已坐則亦無
如之何若不見也提督得介帕時所餘帕尺餘進帕

叩頭惟恭烏林哺以下皆叩頭恭伏茶行教班禪
發拜問使來由語響殿宇如呼甕中微笑頰首左右
周視眉間雞感瞳子半湧睫裏細開深流類視短者
睛底益白而暖靈益無精光喇嘛受語傳蒙古王蒙
古王傳軍機軍機傳烏林哺以傳我譯蓋重五譯也
上判事趙達東起扼腕曰萬古西人也必無善終理
余目之喇嘛數十人擔紅綠諸色繒纒程二毡葦香
小金像分賜有差軍機以所捧帕裸佛使臣以次起
出軍機開錄所賜諸物蒙帝馳馬去使臣出門行五
六十步負斷麓蔭松樹沙上環坐且飯議言吾輩見

番僧禮殊疏倨違禮部指導彼乃萬乘師也得無有
生得失乎彼所給與物却之不恭受又無名當奈何
當時事既蒼卒辭受當否未可計較而凡係皇上詔
旨彼所恭行燐燭倏忽如流星流電我師進退坐立
只憑彼導已類土塑木偶且又重譯彼此通官反成
聾啞如行廣野猝遇奇鬼莫測何狀使臣雖有妙辭
嫺令無所張皇而彼亦所未能詳固其勢然也正使
曰今所寓館太奢也不可以佛像入令我譯覓層佛
之所是時番漢環觀者如堵軍卒揮棍逐之散而復
合或有頂水晶者或翠羽雜立其中未悟其內臣未

覘也永突商拜呼余曰使臣色不榮樂久露坐囁啞
議短長獨不念致恠彼人乎余顧視則前所傳詔素
林立余背後素林曰透衆出上馬疾馳去衆中二人又
上馬疾馳去察視之皆小黃門也自朴不花入元
內侍多習東國語 皇明時撰朝鮮俊俏大者教
習小黃門高麗語今來覘二宦安知不嫻東話也素
林又與翠羽者來立馬頓久而去其往來延疾勢如
飛鷲使臣及任譯輩方覺其來覘也所受金佛未及
層置故未得罷還皆默然坐皇帝放梅花砲於苑中
召使臣入見殿重簷中庭皇帷殿上日月龍鳳屏陳

設寶案甚嚴千官班立時班禪獨先至坐榻上一品
輔國公輩及廷紳貴顯者多趨至榻下脫帽叩頭班
禪皆親手為一摩頂則起出向人舉有榮色良久天
子乘黃色小輦侍衛只佩鈎六七隻導駕鼓吹筆簞
一雙龍笛一雙金缸一雙琵琶笙簧琵琶筚篥歐邏巴
鐵琴二三對檀板一雙無儀仗從者百餘人乘輦至
班禪徐起移步立榻上東偏笑容欣 皇帝離四五
間降輦疾趨至兩手執班禪手兩相搖擲相視笑語
皇帝冠無頂紅絲帽子衣黑衣坐織金厚褥盤股坐
班禪戴金笠衣黃衣坐織金厚褥跣跌稍東前坐一

榻兩褥膝相聯也數數傾身相語二時必兩相帶笑
含懽數二進茶戶部尚書和珅進天子戶部侍郎福
長安進班禪長安兵部尚書隆安第也與和珅俱侍
中貴震朝庭日既暮皇帝起班禪亦起與皇帝偶立
兩相握手久之分背降榻皇帝還內如出儀班禪乘
黃金屋轎還扎什倫布

熱河日記目錄

幻戲記

熱河日記卷之十七

潘南朴趾源美齋 著

幻戲記

朝日過光被四表牌樓之下萬人簇圍市笑動地驚
然見闖死橫道者蔽扇促步而過從者後俄而追呼
有在事可觀余遙問謂向從者曰有人偷桃天上為
守者所繫塌然落地余叱為怪駭不顧而去明日又
行其地蓋天下奇伎淫巧雜劇皆趁千秋節待詔熱
河日就牌樓演較百戲始知昨日從者所見乃幻術
之一也蓋自上世有此能後使小兒眩人之目故謂

之幻也夏之時劉累擾龍以養孔甲周穆王時有偃
師者墨翟君子也能飛木鳶後如左慈費長房之
徒皆挾此術以遊戲人間而燕齊返怵之士談神公
以誑惑世主者皆幻術當時未之能覓意者其術出
自西域故鳩摩羅什佛旨澄達摩尤其善幻者歟或
曰息此術以資生自在於生法之外而不見誅絕何
也余曰所以見中土之大也能恢、焉並育故不為
治道之病若天子察、然與此等較三尺窮追深究
則乃及隱約於幽僻罕覩之地時出而銜耀之其為
天下患大矣故日令人以戲觀之雖婦人孺子知其

為幻術而無足以驚心駭目此王者所以御世之術
也我遂記其所觀諸幻共二十則將以示吾東之未
見此戲者

幻者盥手挽淨整容四顧鼓掌翻覆遍示眾人乃以
左手拇指合其食指摩如丸藥如擦蚤蟲忽前微物
僅如粟子連摩漸大漸如菜豆漸如櫻桃漸如檳榔
漸如鷄卵則以兩掌疾相摩轉益團益大微黃淡白
如鵝卵大綫過鵝卵其大不漸倏如西瓠幻者雙腕
其膏漸仰摩團益疾如抱腰鼓臂苦乃止置卓上其
體正團其色正黃其大如盞可盛五斗重不可舉墜

不可破非石非鉄非木非草非土團成不可名狀無
臭無香混沌帝江幻者往起鼓掌四顧復按其物柔
團溫摩物軟于媚輕一如泡漸縮漸消指顧之間還
入掌裡復以兩指摩之彈即無有物
幻者使人割紙數卷大桶汲水納紙桶中手攬其紙
如瀚濯衣紙解離混如土入水遍招衆人臨觀桶中
紙水泥濃可謂寒心于時幻者鼓掌一笑卷其篋袖
據桶撈紙兩手汲引如繭抽絲紙乃相約如初到時
無有續痕誰為粘之其廣如帶數十百丈委地上
屈動翻飈更觀桶中澄清無滓如新汲水

幼者負柱而立使人反接其手縛其兩柵柱在臂間
兩柵青黑痛不可忍衆人環看無不酸悲於焉幻者
雜柱而立手在背間其縛如故未嘗解脫指血會腫
色黑紫不忍奇痛衆乃解繩血氣漸通繩迹猶紅我
人驛夫注目諦視心中自怒義形于色鼓掌出殿大
呼幻者先給與錢要再細觀幻者稱寃我不汝愚汝
不我信任汝縛我驛夫發憤投系其繩自解鞭絲念
口柔之乃執幻者背負其柱反接縛之比初蓋惡幻
者袞房痛楚入骨淚落如豈驛夫大笑觀者益衆未
見脫時已自離柱縛竟不解以示神通如是三次無

可奈何

幻者以水晶圓珠二枚置桌上珠比鷄子差小乃指一枚張口納之喉窄珠大末可吞下吐出其珠還置卓上復於筐裡出兩鷄子瞋目延頸乃吞一外如鷄飲蛎如既吞蟾外滯項中如附癭瘤復吞一外果梗其喉噎噎哇歎頃赤筋立幻者悔恨如不欲生乃以竹著搦刺其咽著絕落地無可奈何張口示人喉露默聽差瘡耳原頤耳乍爬如有所疑以禁指尖塞其耳孔引出白物果是鷄子于是幻者右手持外遍示衆人納于左目拔出右耳納于右目拔出左耳納于

鼻穴拔出腦後項過一外終猶滯在

幻者以白土一塊畫地為一大圈衆人環坐圈外幻者于是脫帽解衣以沙礪劍拔出光色挿于地上復以竹筋搦刺項上欲破鷄外據地一嘔外竟不出乃拔其劍左揮右旋右揮左旋仰空一擲承劍以掌又一高擲張口向天劍頭直落挿入口中于時衆人變色奔起錯愕無言幻者仰面垂其兩手挺立不瞬雙目直視青天須臾吞劍如倒瓶飲頸腹相應如鑿懷念劍環掛蓋不沒惟靛幻者四據以柄等地蓋環相格閣有聲又復起立拳擊柄頭一手捫腹一

手惺柄乱挽腹中釘行皮間如筆畫地众人寒心不
忍正視小兒怖啼背走顛仆于是幻者鼓^掌四顧教然
正立乃徐拔劍双手捧持遍向众人直前為壽劍尖
血滴暖氣蒸

幻者剪紙為蝶翅數十斤捺在掌中誘眾中一小兒
闔目張口幻者以掌掩口小兒頓足啼哭幻者笑而
放手兒且啼且哇緣蛙跳出連吐數十蛙皆跳躍地
上

幻者淨拭卓面振拂紅毡鋪卓上四顧鼓掌遍示眾
人幻者緩步至卓前一手托定毡心一手拈起毡角

赤色一鳥叫一群爵向南飛去又一掠揭東方青鳥
向東飛去網手毡底潛撈一雀色白味丹兩足爬空
握幻者鬚幻者攬鬚則又啄幻者左目幻者捨鳥摩
目向西鳥飛去幻者憤歎又潛手執一黑雀雀缺翅
向北飛去幻者發憤撒去毡者無數鸚鵡一時飛起
鼓翅盘旋集于屋簷

幻者持小錫瓶右手酌水一椀注于瓶中漱灑瓶口
幻者置梳卓上持竹箸銜瓶底瓶底水滴滴良久林
瀉如簷瀉幻者仰吹瓶底滴水即止幻者仰空側睨
口中念咒水湧瓶口數尺放瀉滿地幻者喝群掬執

水腰水中截縮入瓶中幻者復指其梳還斟瓶水多
小如初而地上水跡如傾數瓮

幻者出二金環置桌上遍招眾人視此金環規可二
圍無始無終團口天成幻者于是開張兩手各執一
環回旋乍舞向空飛環以環受環兩環相連持此連
環遍示眾人無罅無隙孰見連時幻者于時開張兩
手各執一環一難一合一連一斷口之連之難之合
之

幻者鋪繡瓊毬於桌上微揭瓊毬一角拈出拳大紫
石以刀尖微刺之承杯石底燒酒細瀉蒲杯即止眾

人爭出錢沽飲要飲史蒯公則石流史蒯公要飲佛

手露則石流佛手露要飲壯元紅則石流狀元紅蒯史

公佛手露狀元紅皆酒名不專一能惟求輒應一縷列香落胃暈

頰連瀉數十杯忽失石所在幻者不驚不遑遙指白

雲曰石故天上

幻者納手毡底摸出蘋果三枚蘋果即是我國所稱沙

我國林檎我國故無蘋果東平尉奉使時連枝帶葉

者一枚指向我人請買我人掉頭不肯曰聞汝往日

常以馬矢戲人幻者笑而不辭于是眾人爭沽啖之

我人始乃請沽幻者始斬之乃拈出一枚與之我人

一盞即哇馬矢滿口一市皆笑

幻者以針一握納口吞之不癢不痛言笑平常噉飯
啜茶徐起捫腹乃以紅絲摩納耳孔靜立良久噉啜
數度捉曼出涕以悅拭曼納之曼竅若拔曼毛須臾
紅絲少見曼竅幻者以瓜鑷抽其端絲出尺餘忽有
一針臥度曼竅貫絲嫻口抽絲益長百十千針皆貫
一絲或有飯顆黏刺針端

幻者出白色梳子示衆人置諸地上則無有物幻
者四顧鼓掌示衆持一梳子覆諸梳口四顧唱詞良
久開示有銀五片形如白蘋幻者四顧鼓掌視衆復

以梳子換梳如初向空側眺唱舞若罵良久開示銀
化為錢厥數亦五

幻者以銀杏一盤置地上以一大盆覆之向空念咒
良久開示不見銀杏盡是以查復覆其盆向空念咒
良久開示不見山查盡是豈菴復覆其盆向空念咒
良久開示不見豈菴盡是丹奈復覆其盆向空念咒
良久開示不見丹奈盡是念珠旃檀刻成畫布帛一
一含笑箇口胖腴一串百八無始無終惟有巧歷徒
何數起于是幻者四顧鼓掌遍指衆人誇示妙術復
覆其盆翻置地上盆下盤上側目唱舞若有所怒良

久開示無一念珠清水激灑一瓦金射活潑盆中呬
水吐泥一躍一泳

幻者置西甕盆經尺有咫者五枚于桌上復以細竹
數十枚置卓上竹大小長短化箭皆削其端令脫之
乃持一竹置盤其端搖竹旋之不傾不欹若旋火緩
則更以手擊之令疾盤急於回旋不念危隨盤若火
欹則更以竹激而騰之盤准竿頭尺餘安下正中回
回旋幻者乃挿之右脚鞋中而盤自回又以一
竿旋盤如初挿左鞋中又以一竿旋盤挿右頤又以
一竿旋盤挿左頤復以一竿置盤其端激之搖之旋

旋回以手擊之錚有聲于時幻者以竹挿竹次
次續之盤重竿長竿腰自彎全忘落碎回旋之不止
竿至十餘續之高出屋上于時幻者徐拔前所挿竿
盤次第與旁人還置卓上于是幻者口含一竿如橫
烟竹以其高竿立之所含竹端垂其两手挺口久立
于時衆人莫不骨酸非為愛盤實所目擊危哉危哉
一瞥風動竿果中折于時衆人一齊驚謹幻者亦動
疾走承盤更一高擲盤飛百尺于時幻者顧眄四衆
意思安閑輕受盤不矜不誇旁若無人
幻者置稻穀四五斗於前兩手爭搗如耆翁養須臾

盡啖地面如砥于時幻者據地吐糠延團成塊糠盡
烟緇籠暑唇蔭以手拭髯索水嗽口烟竟不止扣骨
摸唇不耐煩燥連飲數碗烟勢彌熾張口一喀赤火
塞口挾著以出半炭半燒

幻者以金葫蘆置桌上又出綠銅花觥插孔雀羽須
臆失金葫蘆所在幻者持衆中一人曰這位老爺戲
棄其人怒形于色曰那得無禮幻者笑曰真定老爺
欺負葫蘆在老爺懷中其人大怒口中且罵一振其
衣忽自怀中鏗然隨地一布斧笑其人默然久之立
人背後

幻者淨拭桌面陳列函書小爐蒸香白琉璃盤盛桃
三枚桃皆梳兒大桌前置幕局及白黑子筒設首鋪
席端方雅魚暫施帷幕於桌須臾徹之有珠冠荷衣
者有霞袂雲履者有衣紫跣足者或對坐擺幕或柱
杖傍立或支頤坐睡皆美鬢髯形自古奇盤中三桃
忽連枝帶葉枝頭開花珠冠者摘桃一枚相與啖之
出其核種之地中又食他桃李未地中桃子已長數
尺開花結子對局者奄然斑白俄而皎雪
幻者置大琉璃鏡于桌上設架立之于時幻者遍招
衆人開視此鏡重樓複殿窈窕丹青有大官人手執

繩拂循欄徐行佳人美女四四三三或擎宝刀或奉
金囊或吹鳳笙或踢繡毬明璫雲鬟妙麗無双當中
百物種々寶玩真定世間極富貴者于時众人莫不
羨悅耽嗜爭玩忘此為鏡直欲攢入于時幻者麾衆
喝退即掩鏡扉不令久視幻者閑步四向唱詞又開
其鏡招衆示之殿閣寂寞樓榭荒涼日月幾何室女
何去有一睡人側卧床上旁無一物以手撐耳項門
出氣鼻口如烟本織末圓形如垂乳鍾馗嫁妹鶴鷗
娶婦柳鬼前導蝙蝠執幟垂此頂氣騰空遊霧睡者
乍伸欲寤还寢俄然兩腿化為双輪而其輻軸猶然

未成于時觀者莫不寒心掩鏡背走世界夢幻本自
如此猶於鏡裡炎涼頓殊一切世間種々萬事朝榮
合枯昨富今貧俄壯倏老今中說夢方死方生何有
何亡孰真孰假寄語世間善心善男善女兄弟幻界
夢身泡金甕帛結大目緣隨氣暫住願準是鏡莫為
熱進莫為寒退奔施錢陌各此貪乏

幻者置一大盆于桌上以巾拭淨覆以紅氈若將有
所為術也周旋之際懷中盡錚然墜地赤卷迸散众
人奇笑幻者亦笑收藏罷什回為罷散非不能也日
暮將罷故為破綻以示眾人本此假者

是日鴻臚寺少卿趙光連聯椅觀幻余謂趙卿曰
目不能辨是非察真偽則雖謂無目可也然常為
幻者所眩則是目未嘗非妄而視之明反為之崇
也趙卿曰雖有善幻難眩瞽者目果常乎哉余曰
樊邦有徐花潭先生出遇位于道者曰爾奚泣對
曰我三歲而盲今四十年矣前日行則寄視于足
執則寄視于手聽聲音而辨誰某則寄視於耳嗅
臭香而察何物則寄視於鼻人有兩目而吾手足
鼻耳無非目也亦奚特手足鼻耳目之早晏畫以
倦視物之形色夜而今視無非障礙未曾疑亂今

行道中兩目忽清瞽膜自開天地寥廓山川紛沓
萬物礙目羣疑塞腦手足鼻耳顛倒錯謬皆失故
常澌然忘家無以自還是以泣爾先生曰爾問爾
相_口應自知曰我眼既明用相何地先生曰還閉
爾眼立地汝家由是論之目之不可恃其明也如
此今日視幻非幻者能眩之察視者自眩爾趙卿
曰然世言飛燕太瘦玉環太肥凡言太者已甚之
辭也既論其肥瘦而輕加以已甚之辭則已非絕
世之佳人彼二帝之目獨眩于肥瘦之間世之無
光明眼真定見久矣太伯之文身抹藥幻以孝者

也豫讓之吞炭幻以義者也紀信之黃屋左
纛幻以忠者也沛公其幻也穢張良其幻也石田
單以牛初平以羊趙高以鹿黃霸以雀孟嘗君以
鷄蚩尤之幻銅頭鉄額諸葛之幻木牛流馬王莽
之金縢請命幻之未成也曹操之銅雀分香幻之
破綻也祿山之赤心盧杞之蓋面皆幻之拙者也
自古婦人尤能善幻如麋似之於蜂也驪姬之於
籩也然聖人神道設教亦有然者愚雖未敢致疑
於階草之指佞庭鳳之儀韶而亦未能盡信於負
舟之黃龍流屋之赤鳥自古神聖愚尤莫不有一

番不可知之事或有嗜瘡痂者或有好驪鳴者雖
謂之幻可也雖謂之性亦可也幻之為術也雖千
變萬化無足畏者天下有可畏之幻大姦之似忠
也鄉愿之類德也余曰胡廣之三公幻以中庸馮
道之五代幻以明哲而笑中之有刀酷於口裡之
吞劍耶相與大笑而起

熱河日記
目録
戲本名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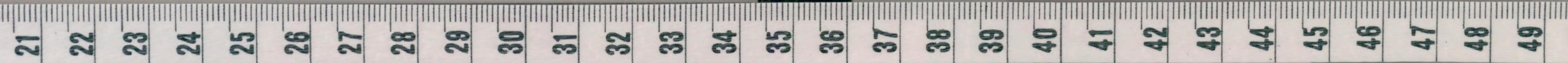
熱河日記卷之十八

潘南朴趾源美齋 著

戲本名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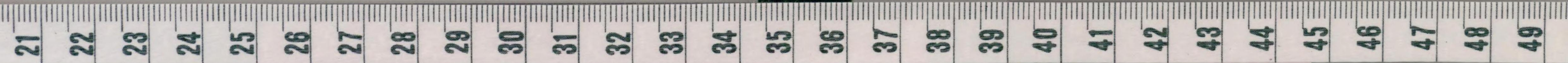
九如歌頌	光彼四表	福祿天長	介子效灵
海屋添籌	瑞呈花舞	萬喜千祥	山灵應瑞
羅漢渡海	勸農官	蒼筤舒香	猷野瑞
猷瑞	壽山拱瑞	八佾舞虞庭	金殿舞介桃
皇廷有極	五方呈仁壽	函谷騎牛	士林歌樂
社	八旬焚義券	以路公堂	四海安瀾
三祝	三皇獻歲	晉萬年觴	鶴舞呈瑞
			復朝
			華封

熱河日記卷之十八
戲本名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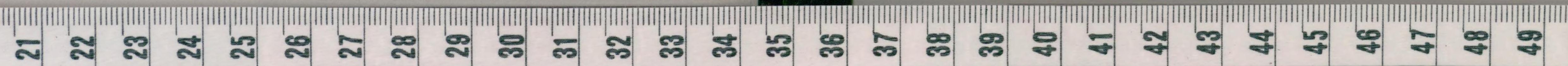
再中 重譯來朝 盛产崇儒 嘉客逍遙 聖壽
綿長 五岳嘉祥 吉星添耀 緱山控鶴 命命
童 壽星既醉 樂陶 麟鳳呈祥 活潑 地
蓬壺近海 福祿并臻 保合大和 九旬移翠
獻 蒸庶謳歌 童子祥謠 圖書聖則 如環轉
廣漢法曲 協和萬邦 受茲介福 神風四扇
休徵疊舞 會蟾宮 司花呈瑞葉 七曜會
五雲籠 龍閣遙瞻 應月令 宝鑑大光明 武
士三千 漁家歡飲 虹橋現大海 池湧金蓮
法輪悠久 豐年天降 百歲上壽 絳雪占年

西池獻瑞 玉女獻壽 瑤池香世界 黃雲扶日
欣上壽 朝帝京 待明年 圖王會 文象成
文 太平有象 社神既醉 萬壽無疆
八月十三日乃皇帝萬壽節前三日後三日皆設戲
千官五更赴闕候駕卯正入班聽戲未正罷出戲本
皆朝臣獻頌詩賦若詞而演而為戲也另立戲臺於
行宮東樓閣皆重簷高可建五丈旗廣可容數萬人
設徹之際不相睂凝全左右木假山高與閣齊而瓊
樹瑤林蒙絡其上剪綵為花綴珠為菓每設一本呈
戲之人無慮數千皆服錦繡之衣逐本易衣而皆漢



官袍帽其設戲之時暫施錦步障於戲全閣上寂無人聲只有靴響火馬徹帳則已閣中山峙海涵松矯日曩所謂九如歌頌者即是也歌聲皆羽調倍清而樂律皆高亮如出天上無清濁相濟之音皆笙簫篪笛鐘磬琴瑟之聲而獨無鼓響間以疊鈺頃刻之間山移海轉無一物參差無一事顛倒自黃帝堯舜莫不像其衣冠隨題演之王陽明曰韶是舜一本戲武是武王一本戲則樂紉幽厲亦當有一本舞戲今之所演乃春秋一本戲耶既無季札之知則未可遽論其德政而大抵樂律高孤亢極上不下交矣歌清而

激下無所隱矣中原先生之樂吾其已矣夫



855
11
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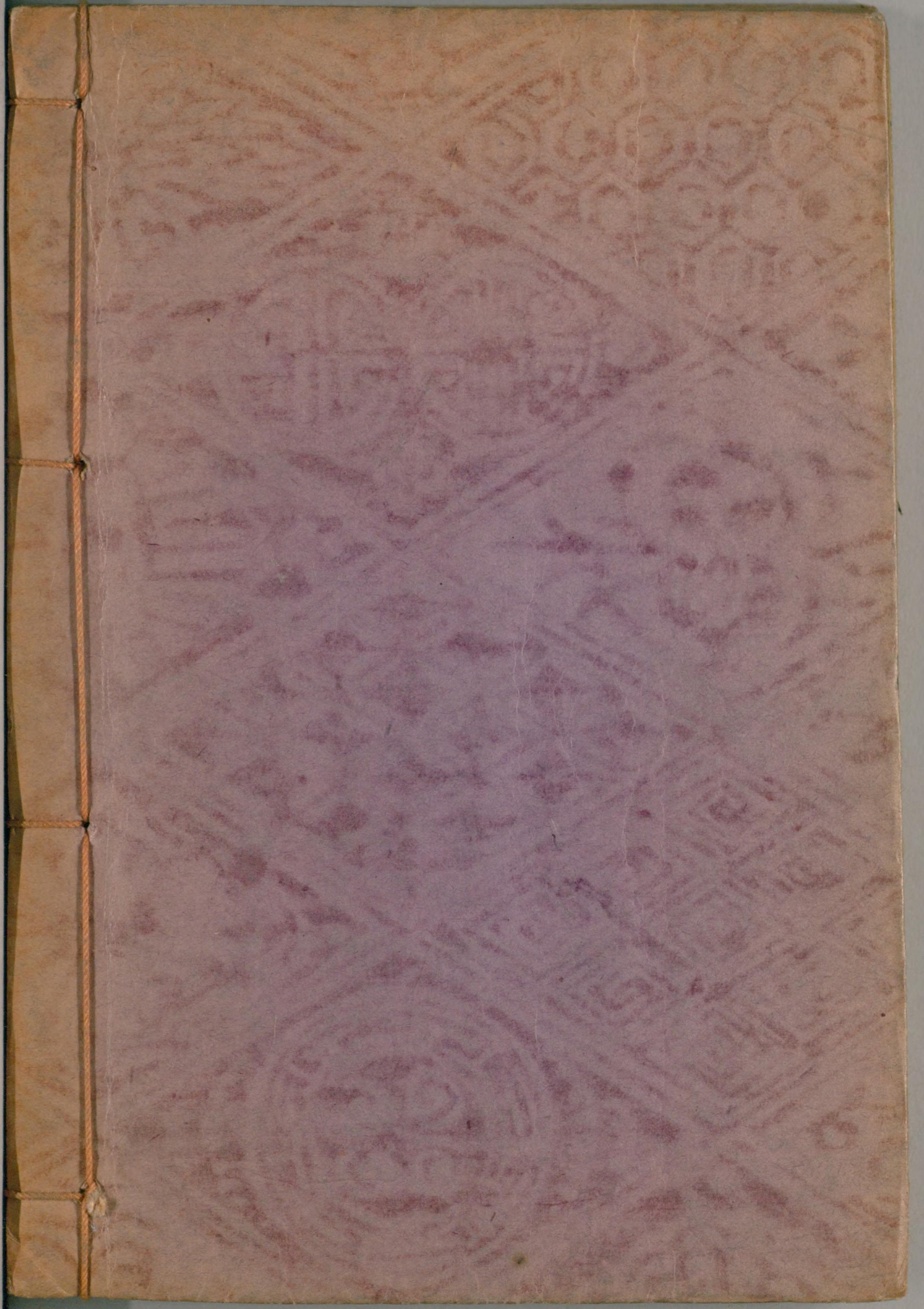
10749

熱河日記
一九三三年
八月
二十一日
...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熱河日記』 請求記号 855-5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熱河日記』 請求記号 855-56

ガラス使用